

■ 建党百年

父亲的第61个政治生日

■ 王书伟

还是在3月份的时候,我听到党中央要给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的消息后,立刻给父亲打电话报喜。父亲今年83周岁,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。在我的印象里,父亲的党龄肯定超过50年。

我问父亲入党五十几年了,父亲很坚定地回答我说:“五十几年?我是1960年4月4日入党的,今年入党61年了。”父亲的话让我有些惊诧,没想到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入党的日子,而且张口就来。

■ 难忘记忆

一枚钉子串起我的两次高考

■ 刘士帅

1998年,我生命中的高考季。

那一年的高考,成绩原本不错的我在高考中意外失利。当时,家里已经捉襟见肘,根本不可能让我复读。无奈之下,我跟随两个年长的同乡来到北京,在一家公司里做搬运工。搬运工的活儿基本上靠天吃饭,大家每天早起去公司等着,有活儿就蜂拥而上,没活儿就在一起闲聊、打牌,日子过得单调乏味。

中秋节那天下午,我们正围在一起打牌,都快5点半了,忽然来了活儿。有人让我们运一批办公用品到他们集团下属的公司。那地方,我们都不熟悉,看看天色渐晚,多少有了点畏难情绪。人家说,开车两个小时就能到,不会太晚的。

其实,我们心里很清楚,就算三个小时,我们也没拒绝的权利。当时,我们已经两天没活干了,绝不能把就要到手的钱打水漂儿。我们6个人开着两辆大巴出发了。可没想到,出高速时,拐错了出口,然后就迷了路。后来,当我们折回高速路重新寻找出出口时,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。

赶到那家单位时,接货的人已经焦急万分了。那家单位大厅的工作台上,端端正正放着两盒月饼。看来,人家是等着回家过中秋节的。一想到中秋节,我的眼睛就有些湿润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外过中秋节。以前,每到中秋节,一家人聚在葡萄架下,吃着月饼看月亮,其乐融融的。

那一刻,我想家了。为了能早点干完活儿赶回北京,大家都卖力地干着,只有我总显得魂不守舍。在抬一张实木办公桌时,我一不小心,被突起的钉子扎了手,

■ 直击真相

■ 王珍

有朋友在我的一篇公众号文后留言说,喜欢回忆过去,说明老了。我想告诉他,有一种老叫不忘初心。因为能够想起过去,想起那时为什么出发,才能明白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走到这里。

我妈妈有位好朋友,她隔三差五就和我妈在微信上语音聊天,时常说我妈妈福气好,夸我懂事有孝心。

有一天,我告诉那位阿姨:你知道吗?在我妈妈五十出头那会儿,总算把她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养大,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,趁着身体硬朗,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妈妈是很有活力,喜欢运动的人,她年轻时也曾是文娱积极分子。我一直记得我小时候,常常看到妈妈穿着白衬衫蓝裤子,和别的叔叔阿姨一

4月4日,正值清明小长假,我们全家回到老家,我特意安排了一项重要内容——给父亲过政治生日。我和妻子还有女儿围坐在父亲身边,我们老少三代党员似召开党小组会。我请父亲谈谈他入党的经历,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一名老党员入党的心路历程。于是,父亲便娓娓道来。

当年,父亲在家乡的镇上担任会计。父亲至今还记得,讨论他入党的那天是周一。之前,父亲知道这天要召开支部会议,讨论他的入党问题。那天上午,父亲的心里既高兴

又忐忑,高兴的是自己离党组织越来越近了,忐忑的是怕入党申请通不过。下午的支部党员大会上,父亲宣读了入党申请书,入党介绍人谈了他们的意见,外调人员介绍了外调情况,然后就是支部党员同志评议。大家给予了父亲积极的鼓励,也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。最后大家表决,全票同意接收父亲入党。父亲至今还记得支部副书记紧紧握着他的手说:“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现在开始,你就是党的人了。”

我问父亲61年过去了,为什么对自己入党的日子还记得



牧马人 苗青 摄

■ 笔随心动

■ 张淑清

父亲与母亲的沟通方式极其简单,早起后,父亲站在门槛外,冲在灶前做饭的母亲安排开了:“拾掇完家务,拿把镰刀下田割豆子,将昨个砍来的荆条放水里泡一会儿,那只病鸡你再给喂一片药;墙头上的花生你翻弄一遍,天快冷了,找出塑料把几扇窗户钉上……”

母亲不吱声,父亲转身去干别的。父母一天到晚基本没有畅所欲言的时候,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深谙彼此。纵是如此,父亲的暴脾气涛声依旧,头些年,母亲还和他争执几句,现在,父亲唱独角戏。

我问过母亲,为什么不同父亲吵了?母亲一边在簸箕里搓红小豆荚,一边说,吵了一辈子,生气的时候,也想过离婚,可舍不得孩子。结果,一年又一年,人也老了,白发苍苍,心也安静了。一生就这么一瞬间,打架也解决了问题。

年少时光,见证了父亲和母亲的战争,计划过好好读书,考上大学,离开穷山沟,离开烽火不断的家。后来,还是嫁给了村

麻,不会唱歌跳舞,也不爱出去游玩,只会洗衣烧饭拖地板,只会待在家中照顾老老小小。其实,妈妈的时间都去哪了,妈妈的爱好被谁剥夺了,妈妈的自由被什么囚禁了,我太心知肚明了。所以,听到她说:“我们两个老的拖累了你,本来你可以无牵无挂地到处去玩的。”我会很惶恐。

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怀旧的人,喜欢回忆往昔,时时感念从小到大,父母对我的种种好。所以我也很明白,自己为什么应该用余生陪伴父母,努力学习生活的技能,尽力做到让他们老有所依。这样的回忆不应该等到老了才开始,而应该作为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的人生必备。因为过去在教会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。只有当一个人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的时候,才能够心甘情愿地承受生活带来的磨难。

这么清楚?父亲说:“我15岁参加工作,在镇上当通讯员,当时还没有成年。是支部的戴书记一点点培养我,把我从通讯员培养成一名会计。我追求入党好几年,入党的日子怎么能忘记呢!”

“我是党的人!”这句话激励了父亲一辈子。从入党那天起,父亲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,服从党组织安排,对工作从来不谈条件。父亲28岁那年,党组织把他调到镇郊的生产大队担任支部书记。父亲二话没说,放弃了城镇户口,从国家公职人员变成了农民,这一干就是



牧马人 苗青 摄

父母老了

庄,和另一半春耕秋收。回娘家,父亲碎嘴子的秉性仍然未改,当着我们的面也指责母亲,但母亲忍着,事后痛苦流泪。我也在乡野生活,经济条件不太好,和公婆一个屋檐下,能孝敬父母的就是攒些土鸡蛋,到商店给父亲打一壶米酒。

叫母亲来我家住几天,省得整日看父亲的脸色,听他絮叨,可母亲不来。我家5间房子,老人住西头两间,我们住东头两间,厨房占一间,母亲每次骑自行车来,但吃了晌午饭就走。

我们2014年住进城里后,每回返城前,父亲都默默去园子里摘来新鲜的蔬果,大包小裹装到车后备厢让我们带回去。我说菜市场什么都有,价格也不贵,父亲火了,气恼地说,“能省就省,年轻这会儿多打拼打拼,别等着用钱时抓瞎了。”

有一回,我没有提前告诉父母要回老家,远远望见老房子上空袅着洁白的炊烟,上午10点钟钟光景,做午饭时间。闻着空气里稠稠的苞米粥,煎咸鱼的饭菜香,恨不得一下子坐在大炕上,想给父母一个惊喜。我蹑手蹑脚推开虚掩的门,却发现父亲蹲

几十年,直到父亲年近60岁离开工作岗位。

我和妻子都是工作以后加入党组织,女儿是在大学期间入的党。可以这样说,在入党这件事情上,我们一家人受父亲的影响很大。谈论入党经历时,父亲的语气很平淡,但我听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坚定的政治追求。女儿拥着我父亲说:“爷爷,你能获得‘光荣在党50年’纪念章而骄傲。”

以前,对于我们家来说,4月4日是个平淡的日子。但从现在开始,我会牢记这个日子,因为它是父亲的政治生日。



牧马人 苗青 摄

母亲对父亲的表现如数家珍,不知为什么我竟眼含热泪了!那些年父母走过的路,我们走过的青春,仿佛一场梦,也许,真正的爱情,正如父辈的粗茶淡饭,一杯温热的白开水,喝起来不烫嘴,放下也不会迅速变凉。他们在尘世的烟火里,相互依偎,一起看云卷云舒,花落花开,一起守着夕阳,安详地老去。

几次接父母来城里小住,都是没几天草草收场,他们不习惯城里的一切。什么时候父母成了我们的客人,那么谨小慎微,唯恐破坏了什么!送父母回老家,我的心刀割般的疼痛,城里住不下,越来越苍老的父母,在那片叫故乡的土地上,又缺少我们的照顾,唯一能做的就是:常回家看看,给父母最长情的陪伴。

几次接父母来城里小住,都是没几天草草收场,他们不习惯城里的一切。什么时候父母成了我们的客人,那么谨小慎微,唯恐破坏了什么!送父母回老家,我的心刀割般的疼痛,城里住不下,越来越苍老的父母,在那片叫故乡的土地上,又缺少我们的照顾,唯一能做的就是:常回家看看,给父母最长情的陪伴。

“俊哥,稀客啊!今天怎么在这?”1947年端午节,陈发在村头碰到迎面走来的陆俊。陆俊是陈发舅舅乡长王乾的部下,为保安队队长。
 “今天回乡里去,”陆俊凑到陈发耳边说,“我现在帮你舅舅看管武器,当前时局动荡,不瞒你说,我得时刻提防着土匪,这可是把脑袋搭在裤腰带上的差事哦。”
 “啥?现在枪支弹药等武器都藏放到峰源啦?”陈发睁大眼睛问道。
 “是啊,峰源地处丽水、青田、云和等三县交界,山高路远,把武器藏放到那里,相对安全。最主要的是,只要这三个县里发生战事,我们随时都能进行武器增援。”陆俊说。
 “俊哥,今天端午节,我要给舅舅送粽子,你到我家吃了午饭,下午,我们俩搭伴上路吧。”陈发说。
 “好啦!”陆俊满口答应。
 送粽子,是浙西南习俗,凡是出嫁的女儿,每年端午节都要给父母家人送粽子。
 粽子送到后,身为乡长舅舅,见到久违的外甥分外高兴,拿出好酒好菜,叫陆俊一起,陪同招待。三人边吃边聊,吃到半夜,趁着酒性,陈发嚷着要去看武器库。
 “陈发,这武器库,除了保安队队员,外人是不能去看的。”舅舅说。
 “舅,你就破例一次,让我见识见识吧。”陈发恳求。
 “陆俊,这外甥这么执拗,你看咋办?”
 “乡长,让他见识一下吧。”
 夜色中,陈发借助火把,用心记下了武器库每一道门锁打开方式、武器种类、每一种武器存放具体地点。第二天一早,陈发又细看了四周地形。
 一周后,这个武器库被掏了个空。
 浙西南中共处属特委获得一批武器,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,实行浙西南党的统一领导。

■ 文艺欣赏

祥瑞有兆 景星庆云

■ 胡西林

大约一年半前我在北京民俗博物馆编辑的《观砚》一书中看到了景星庆云歙屏,心生欢喜,萌生了写点文字的想法,却迟迟未能动笔。前些天,我在窗前一边晒太阳一边随意翻书,翻到了米景扬先生的《荣宝瑰梦》,又想起景星庆云歙屏来。

歙屏净高99厘米,宽137厘米,厚6厘米,连座通高158厘米,宽153.5厘米,金星金星,纹理恍如龙腾云海,光闪熠熠。右侧赵朴初先生行书题“景星庆云”四字,结体收放自如,笔画腾挪有致,逸而充和。

先不说偌大一面歙屏,看一方砚台如何,无论端歙洮澄松花红丝,不外乎都以材质(含石品)、形制、雕工、铭文作考量视角,其中也包含素工。石品则在材质中列前,尤其端歙二类。金星金晕是古徽州婺源龙尾山所出龙尾石上的一种珍稀石品,属于硫化铁侵入岩层自然渗透所形成。在龙尾山这种石品之材,多出自水肱坑和金星坑,但是大料少见。龙尾石作砚材之外,也有他用,徽州地区用作墓志铭为其一。而明代墓志铭既有瓷质也有石质,若为瓷质,大小通常在1.5平尺左右,石质则大些,笔者见过几方,大约在2.5平尺左右。此屏依前述由墓志铭改制而成,其面积为通常石质墓志铭的数倍,可见非同一般。

荣宝斋是北京乃至全国首屈一指的经营书画和笔墨纸砚的老字号,许多雅好书画及其收藏的领导人也喜欢光顾,光顾者中就有郭沫若和赵朴初。赵朴初甚至把他的印章,都交给荣宝斋经理米景扬先生保管,省得带进带出,用起来方便一些。

赵朴初籍安徽太湖,地近徽州,自小书礼,亲近文房,于龙尾石、歙砚有感情是毋庸置疑的。赵朴初驻足歙屏前,米先生知道他看出欢喜来了,趋前向他提议为此石题字,他微笑首肯。数日后,赵朴初果然派秘书送来一个写有米先生姓名的信封,内装一张宣纸,上有题字4条:景星、景云、景星庆云、景曜流光之砚,末尾是“荣宝斋石砚题字供参考”。我虽未当面询问米先生,但想象中米先生展读字条时,眼前一定浮现赵朴初那标志性的儒雅微笑……经过斟酌,并得赵朴初颌首,最后选定“景星庆云”4字,并移来赵朴初署名镌刻屏上。一件美轮美奂的老坑金星“景星庆云”歙屏,便由此诞生了。

我们不妨再看歙屏:通屏星晕,灿若银河,便是龙腾云海,万千气象!我揣摩,赵朴初屏前驻足,眼里所见,胸中吞吐,翻腾的一定是屏里景象——若作浩叹,如何抒怀?

景者,日光也;景云者,大云有光,彩云也,与庆云同义,古人谓之祥瑞之气,太平征兆。再作分解,景星庆云乃三个名词并列,转成白话即日光、星星和彩云,若团状似云朵,曲折回旋星海天空…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赵朴初屏前一站,转身就将一肚子学问化成锦绣文辞,题得多妙!

于是我想,但凡一件优秀艺术品问世总有缘由,没有赵朴初就没有这件作品;同样,没有米先生也没有这件作品。其契机在于赵朴初屏前驻足和米先生趋前求题,那一驻足一趋前,便成了后人的佳话。

我还想,赵朴初既然一题就是4条,若分别镌刻4砚,构成一屏4砚系列,岂不又是一段佳话!当然,砚石甄选必须同质,严之又严。赵朴初乃佛家,往生即轮回,若此定会有知,倍感欣慰,米先生也一定莞尔而笑。

■ 微型小说

智取武器库

■ 任迎春

“俊哥,稀客啊!今天怎么在这?”1947年端午节,陈发在村头碰到迎面走来的陆俊。

陆俊是陈发舅舅乡长王乾的部下,为保安队队长。

“今天回乡里去,”陆俊凑到陈发耳边说,“我现在帮你舅舅看管武器,当前时局动荡,不瞒你说,我得时刻提防着土匪,这可是把脑袋搭在裤腰带上的差事哦。”

“啥?现在枪支弹药等武器都藏放到峰源啦?”陈发睁大眼睛问道。

“是啊,峰源地处丽水、青田、云和等三县交界,山高路远,把武器藏放到那里,相对安全。最主要的是,只要这三个县里发生战事,我们随时都能进行武器增援。”陆俊说。

“俊哥,今天端午节,我要给舅舅送粽子,你到我家吃了午饭,下午,我们俩搭伴上路吧。”陈发说。

“好啦!”陆俊满口答应。

送粽子,是浙西南习俗,凡是出嫁的女儿,每年端午节都要给父母家人送粽子。

粽子送到后,身为乡长舅舅,见到久违的外甥分外高兴,拿出好酒好菜,叫陆俊一起,陪同招待。三人边吃边聊,吃到半夜,趁着酒性,陈发嚷着要去看武器库。

“陈发,这武器库,除了保安队队员,外人是不能去看的。”舅舅说。

“舅,你就破例一次,让我见识见识吧。”陈发恳求。

“陆俊,这外甥这么执拗,你看咋办?”

“乡长,让他见识一下吧。”

夜色中,陈发借助火把,用心记下了武器库每一道门锁打开方式、武器种类、每一种武器存放具体地点。第二天一早,陈发又细看了四周地形。

一周后,这个武器库被掏了个空。

浙西南中共处属特委获得一批武器,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,实行浙西南党的统一领导。